

平津會戰 國共兩軍後勤支援之省思

作者簡介



葉我閩備役上校，陸軍官校45期、三軍大學陸軍學院正規班78年冬班、戰研班79年班畢業；退役前任教於國防大學軍事學院陸軍學部。

◆ 提 要

- 一、平津會戰是國軍在長江以北最後一次的戡亂作戰，也是釀成臺海兩岸50餘年分離歷史悲劇的關鍵戰役。
- 二、國軍在東北地區錦瀋會戰的慘敗，並未給平津會戰帶來應有的警惕，以致整個大陸河山完全為之變色，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 三、後勤支援能否掌握「主動」為作戰致勝之最重要因素，如果後勤補給能夠適時滿足大軍作戰需求就能掌握主動，不能滿足大軍作戰需求則必定陷於被動，無法獲得最後的勝利。
- 四、吾人必須記取戰史的經驗教訓，特別瞭解「後勤」對作戰勝負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深切體認「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之兵法明訓，才能確保臺澎地區的安全。

前 言

「平津會戰（共軍稱為平津戰役）」為共軍在東北「錦瀋會戰（共軍稱為遼瀋戰役）」直後，華東「徐

蚌會戰（共軍稱為淮海戰役）」甫告開始之際，在華北地區所發動規模最為龐大的戰役。「平津會戰」也是國軍在長江以北最後一次的戡亂作戰，更是釀成臺海兩岸50餘年分離歷史悲劇的關

鍵戰役。雖然坊間對平津會戰加以批判與檢討的文章相當繁多，然而內容卻多著重於戰略、戰術的研究，對後勤方面的探討則顯然不足。由於戰力的形成，並不僅僅是決定於作戰人員素質與裝備妥善狀況之優劣，後勤支援的良窳更是戰力能否維持之重要關鍵。所以，吾人必須深入研究後勤支援對戰爭勝敗之影響，找出最佳的後勤整備策略，才能對國軍未來的建軍備戰有所助益。

平津會戰緣起

民國37年秋，中共中央軍委會對全國軍事情勢作了一個簡要的分析，認為當前國軍主力尚有4個軍事戰略集團，其中華東劉峙集團正在進行徐蚌會戰，無力轉戰其他方面；西安胡宗南集團目前被中共西北野戰軍緊緊拖住，而且負有掩護大西南的任務，根本無法移動半步；華中武漢白崇禧集團獨自扼守長江中游，負責拱衛華南大門，也不敢擅離駐地。所以國軍可以機動運用的僅剩華北的傅作義集團，然而該集團也正遭中共東北、華北兩野戰軍夾擊之中，僅剩張垣（張家口）、北平、天津、塘沽長達四百餘公里的數個點、線，可以說是形勢非常孤懸、狀況十分游移不定^①。因

此，中共認為應趁其尚未脫離戰場之際，迅速予以包圍殲滅最為上策，故決定不待遼瀋、淮海兩戰役完成，立即發動平津戰役。

平津會戰經過概要

平津會戰自民國37年11月29日，華北共軍第3兵團對國軍張垣外圍據點展開攻擊起，迄翌年（38年）元月31日傅作義降共，北平完全陷落為止，總計歷時約3個月，作戰地區包括以北平為中心，西起張垣，東至津沽，長達350公里非常狹長的地區。本次會戰歷經大小戰鬥數十次，除北平未戰即降以外，主要戰鬥概在西翼張垣、新保安，以及東翼津沽地區。會戰全程可區分為「分割包圍」、「各個擊滅」、「威逼傅作義投降」3個階段，幾乎都是共軍大獲全勝，國軍僅第17兵團自塘沽撤退，餘皆全軍覆沒。全程會戰經過概述如下：

一、會戰前雙方兵力及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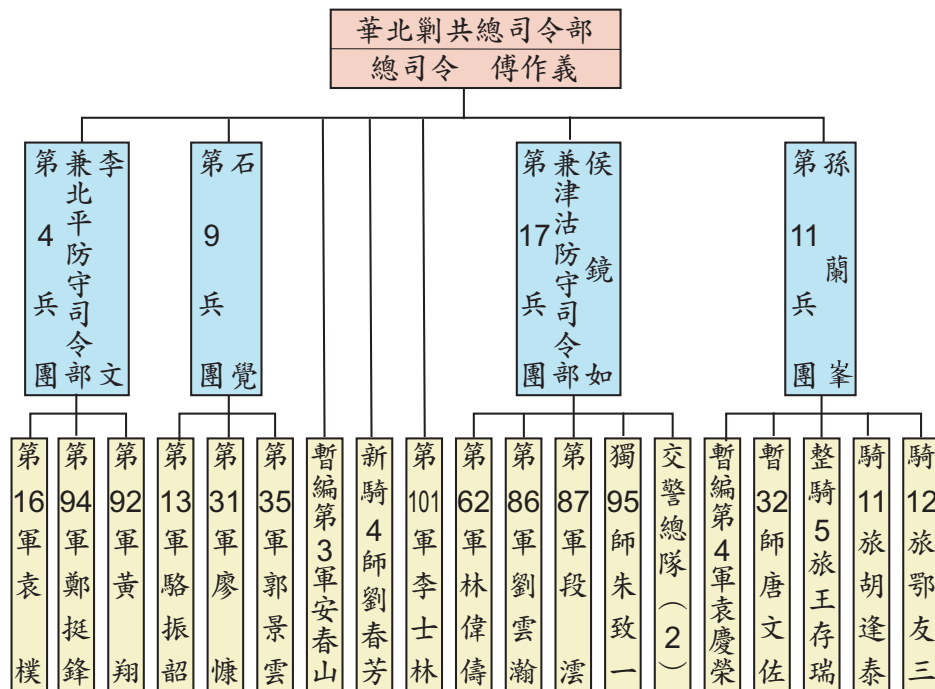
國軍為華北剿總所屬4個兵團、天津警備司令部以及各直屬部隊，兵力約50餘萬人（如附表，平津會戰國軍戰鬥序列表）。共軍參戰部隊則包括東北野戰軍12個縱隊以及華北軍區的7個縱隊，總兵力高達百萬人以上^②。

二、會戰經過

註①：中共軍事科學院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五卷—全國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1月），頁288。

註②：俞大維口述，高天倫筆錄，《戡亂時期國軍對匪作戰之研究》（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7月1日），頁149。

附表 平津會戰國軍戰鬥序列表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編局，《戡亂時期國軍對匪作戰之研究》（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7月1日），頁149。

（一）戰前一般態勢（圖一，平津會戰前一般態勢圖）

民國36年12月，先總統 蔣公在北平召開軍事會議，宣布撤消保定、張垣、太原三個綏靖公署，另成立華北剿共總司令部，負責冀、晉、熱、察、綏等五省的剿共作戰任務^③。民國37年初，傅作義奉命接掌華北剿共總司令，

其所屬部隊除第13、35、94軍及暫3軍的戰力較為完整外，其餘都是新訓成立的單位，不但裝備短缺而且沒有實際的戰鬥經驗（其中第31軍的第205師，雖為臺灣地區新訓完成的美械裝備新軍，可是也因為缺乏實際戰鬥經驗而戰力不強）^④。11月2日，東北戰區的重鎮——「瀋陽」淪陷以後，國軍最高統帥

註③：王宗仁，史慶冉著，《傅作義將軍與北平和談》（中國北京：華藝出版社，1991年6月），頁2。

註④：國軍自抗戰後期開始，因參與聯盟作戰，得以接受美械裝備。迄抗戰末期，盟軍中國戰區擬訂「阿爾法計畫」，預定由美軍支援國軍整編美械裝備39個師，卻因抗戰勝利突然來臨，計畫遂遭拖延。直至民國36年始獲得撥交，戰力因此較為充實。資料詳見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臺北：國防部史編局，民國78年11月30日），頁32。

第1兵團正在圍攻太原無法抽調，剩餘兩個兵團總兵力約20萬人，無法對華北剿總所屬部隊50萬人發動攻勢，而當時華東戰區徐蚌會戰正酣，亦無法從該方面抽調兵力。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待錦瀋會戰結束，不待休整立即轉移東北野戰軍入關，迅速對平津地區國軍形成戰略包圍，不使國軍有撤走之機。因此，中共中央軍委會命令共軍先期對張垣地區發動攻勢，企圖迫使傅作義派兵向西增援，以達扣留國軍於華北地區之目的，平津會戰遂於此時展開^⑦。

(二)戰爭經過（圖二，平津會戰全般作戰經過要圖）

⊖第一階段作戰（分割包圍）：中共華北第3兵團（轄第1、2、6縱隊）於11月29日奉命向張垣發動攻勢，守軍第11兵團司令張蘭峯立即向華北剿總求援。傅司令遂令甫於通縣完成集結之第35軍於12月1日西進馳援。爾後傅司令又接獲情報顯示，中共華北第2兵團（轄第3、4、8縱隊）自易縣北趨涿鹿，有切斷平張路西段的徵候；東北先遣兵團（轄第4、11縱隊）由平谷向懷來前進，有截斷平張路東段的

企圖，為避免造成國軍的分離狀況，遂急令第35軍東返，另派駐懷來的暫3軍及駐南口的第16軍向西接應，可惜為時已晚。共軍第2兵團已陸續抵達戰場，致使第16軍被共軍第4縱隊包圍於康莊地區（最後突圍撤回北平）；暫3軍則遭第4縱隊全殲於橫嶺、白羊城地區^⑧。12月8日，第35軍亦遭共軍華北第2兵團圍困於新保安地區，此時中共東北野戰軍主力（10個縱隊及1個砲兵縱隊）已秘密入關，連續攻陷平津周邊若干據點，切斷平津之間的交通線。迄12月15日，共軍以6個縱隊對津沽地區完成戰略包圍；另以4個縱隊在東北先遣兵團第11縱隊及華北第7縱隊之配合下，亦對北平地區形成戰略包圍。至此，共軍以百萬大軍將國軍分割包圍於張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5個地區，完成了第一階段「分割包圍」之戰略目標^⑨。

⊖第二階段作戰（各個擊滅）：12月19日，中共華北第2兵團在156門火砲的支援下，對被圍於新保安之第35軍發起攻擊，經過一日一夜的戰鬥，第35軍傷亡殆盡，軍長郭景雲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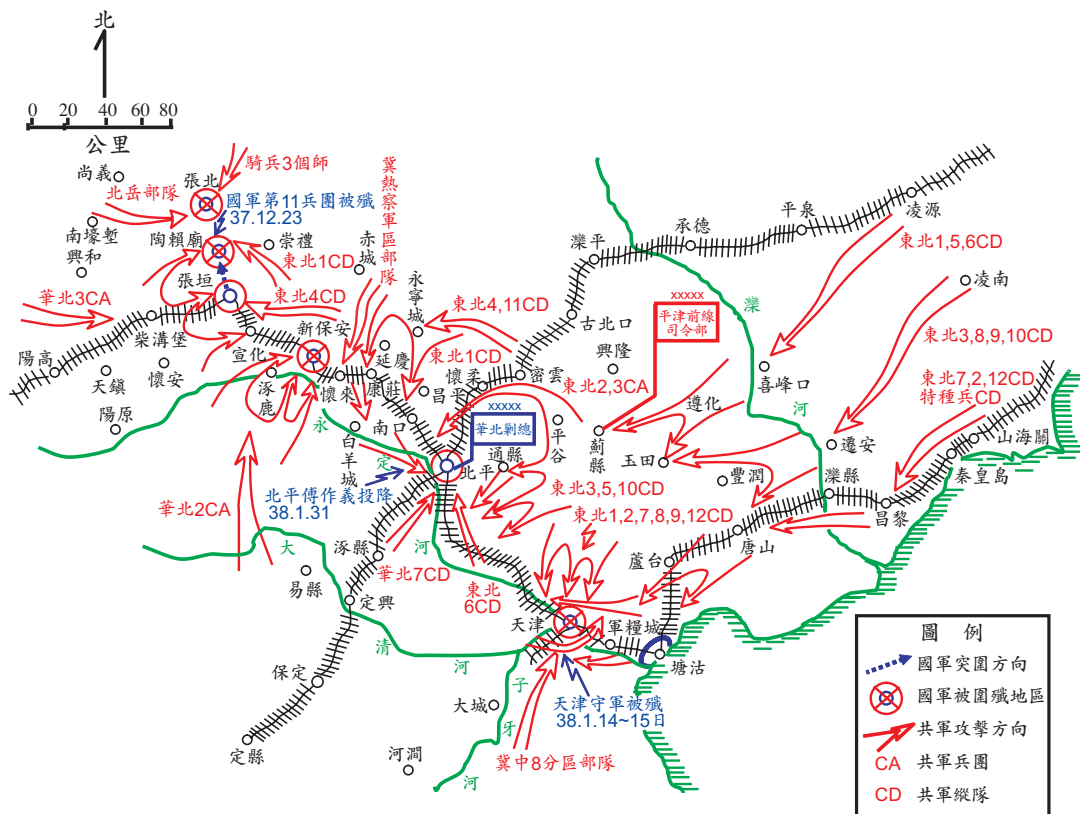
註⑥：胡家模，《龍醒東方》（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10月），頁714。

註⑦：毛澤東在遼瀋戰役獲勝，淮海戰役已經展開之際，即判斷先總統 蔣公必將考慮長江防務問題，要求傅作義集團南撤的機會最大，為避免喪失全殲華北國軍的機會，必須採取積極行動扣留傅作義以利就地殲滅。參考張高陵著，《大決戰——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記實》（中國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頁344。

註⑧：解力夫，《解放戰爭實錄》（中國河北：河北出版社，1990年），頁436。

註⑨：俞大維口述，高天倫筆錄，《戡亂時期國軍對匪作戰之研究》（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7月1日），頁155。

圖二 平津會戰全般作戰經過要圖
(民國37年11月至38年1日)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編局，《戡亂時期國軍對匪作戰之研究》（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7月1日），頁183。

戕殉國，官兵被俘人數高達1萬2,485人^⑩。華北剿共總司令傅作義為保存戰力，急電張垣守軍第11兵團司令孫蘭峯速向綏遠方向突圍，卻不知共軍早在陶賴廟附近佈陣以待，致使孫兵團5萬官兵慘遭共軍無情射殺，毫無還手之力。延至24日午夜，僅孫蘭峯司令率

少數官兵於混亂中衝出重圍，其餘官兵約5萬4千人全部被殲^⑪。元月14日上午，共軍在數百門火炮掩護下對天津展開總攻擊，15日凌晨2時就瓦解了天津的防禦體系，上午8時攻抵天津警備司令部並俘獲陳長捷司令。16日戰鬥終止，天津完全淪入共軍的手中，13餘

註⑩：李一戈，《人民軍隊戰爭全景紀實——血火征程》（中國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頁407。

註⑪：常朔、侯魯梁著，《20世紀著名戰爭／中國解放戰爭——破曉》（中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1月），頁308。

萬國軍全部覆滅，僅第17兵團3萬6千餘人由海上撤運至青島，共軍隨即順勢攻占塘沽地區，完成了第二階段的作戰^⑫。

⑬第三階段作戰（威逼傅作義投降）：中共早在平津會戰開始之前，即對華北剿共總司令傅作義展開政治攻勢，會戰開始後則是軍事與政治雙管齊下。由於中共在軍事上節節勝利，迫使傅作義漸感招架不住，遂派人與共軍保持接觸，是戰是降一直顧慮重重，始終都是猶豫不決^⑬。元月14日，毛澤東發表所謂「關於時局的聲明」並提出蠻橫的8項條件。元月16日，中共平津前線司令部司令員林彪及政治員羅榮桓，聯名向傅作義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傅作義在四天內投降。迄19日雙方達成協議，決定不願投共的官兵可以搭機離開北平，其餘部隊（約20餘萬人）接受共軍的「和平改編」，平津會戰至此完全結束^⑭。

從後勤觀點探討平津會戰雙方特、弱點

孫子兵法〈軍爭篇〉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可見得後勤支援對作戰成敗確實居於關鍵性的地位。吾人從後勤觀點探討平津會戰國共兩軍勝負的原因，可以藉戰史經驗來檢討我軍現行的後勤體制，進而研擬精進國軍後勤支援措施，俾能於未來戰爭中密切支援作戰。茲就國共雙方後勤支援之特、弱點探討如下：

一、國軍失利之後勤弱點檢討

（一）戰略構想未充分考量翼側威脅，後勤補給無法支持戰略計畫

國軍最高統帥部在平津會戰前曾提出兩個戰略構想，供華北剿共總司令傅作義選擇。甲案：「放棄華北案：將冀、熱、察所有部隊，以海運方式迅速撤至青島登陸；再配合徐州方面主力，擊滅陳毅及劉伯承所屬部隊；最後北上迎擊林彪、聶榮臻兩部共軍。」乙案：「固守津沽案：將冀、熱、察所有部隊，主動向津沽地區集中，依托海上為後方，採決戰防禦方式，在海、空軍密接支援下，予敵損耗後乘機轉移攻勢，戰況不利時由海上撤退，轉進至華東戰場^⑮。」就後勤觀點探討以上兩個行動方案，甲案採取積極主動精神參加徐蚌會戰，不但能夠迅速增強國軍的戰力，而且可以依托海上為後方，在我

註⑫：王道平、周宏雁、姜鐵軍合著，《震撼世界的大決戰》（中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4月），頁264。

註⑬：解力夫，《解放戰爭實錄》（中國河北：河北出版社，1990年），頁461。

註⑭：俞大維口述，高天倫筆錄，《戡亂時期國軍對匪作戰之研究》（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7月1日），頁179~182。

註⑮：何世榮，〈戡亂戰史——平津會戰的省思〉《國防雜誌》（桃園龍潭），第14卷第3期，民國87年9月，頁31。

軍兵力優勢又有海、空軍協力作戰的狀況下，後勤補給線較易確保，戰力可以有效維持。乙案雖亦有津沽可作為海上補給線，但是等到中共東北野戰軍入關後，國、共兩軍之戰力強弱必定立刻易勢^⑩，後勤補給當然不能確保，戰力亦無法維持，故此兩案以甲案較佳，乙案較差。可惜傅司令眷戀其察綏老地盤，又想掌握海港接受美援^⑪，所以一直堅持採取乙案，企圖「以張垣、北平、天津、塘沽為基點，華北剿共總司令部位於北平之中央位置，形成『兩頭長蛇陣』。如此不但可以控制大部隊向東、西戰場機動馳援，亦可向西撤回綏遠或向東撤入津沽地區，達成其左右逢源之目的^⑫。」但是，由於傅作義的戰略構想未能充分考量戰略翼側的威脅程度，致使其如意算盤仍只是「一廂情願、紙上談兵」。共軍入關後立刻截斷平綏鐵路，導致「兩頭長蛇陣」死了一頭並被截斷半截，國軍兵力處於完全分離的狀態，

後勤補給無法有效支持戰略計畫，當然沒有成功的勝算。

(二) 未能確保戰區補給路線的安全，空投補給無法滿足作戰需求

華北剿總僅有一條由大沽經天津至北平的補給線，所以不但非常綿長而且相當脆弱，各級將領又不重視補給路線的安全防護工作，以致平津會戰發動不久，國軍的陸上補給線就全部遭敵截斷。例如第35軍於12月1日奉命馳援張垣地區，迄12月7日攻占新保安後就無法再向西前進，此時副軍長王雷震向軍長建議：「新保安北靠大山，南臨洋河，城堡如在鍋底，在此狹隘地區，萬一敵人將道路兩頭堵住，勢必進退無路、補給斷絕、增援不易，應連夜速回北平。」結果未被軍長郭景雲所採納，宿營一夜後就被圍困於新保安^⑬。雖然郭軍長不斷加強工事構築並準備固守待援，但是國軍據守的空間過於狹小，又缺乏適當的空投場，況且城內並無

註⑩：傅作義集團共有42個師，總兵力約50餘萬人，但是中共東北野戰軍總兵力卻有80餘萬人，加上華北軍區46萬人，總兵力高達百萬人以上，故東北野戰軍入關後，國、共兩軍的戰力強弱必然易勢。資料來源：接培柱、張敬山，《中國解放戰爭（下）》（中國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頁100。

註⑪：美國政府不願輕易放棄其在華北的經濟、政治、軍事利益，所以力勸傅作義堅守平津。美國為達到保持華北之目的，決定以援助為誘餌，準備由美國聯合參謀部提供1,600萬美元之物資，直接運往天津，以裝備傅作義的部隊。資料詳見丁永隆、孫宅巍合著，《南京政府崩潰始末》（臺北：巴比倫出版社，1994年8月20日），頁276。

註⑫：耿若天，《中國剿匪戡亂戰史研究》（桃園龍潭：陸軍總司令部，民國71年6月30日），頁216。

註⑬：接培柱、張敬山，《中國解放戰爭（下）》（中國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頁105。

預國的戰備補給品，所以必須仰賴空投實施補給。可是因為當時北平機場已經廢用，由青島基地到新保安的航程又太遠，必須加掛油箱以致大幅減少補給品的裝載量，到達目標區後留空時間亦顯然不足，再加上共軍在四周高山配置高射砲及機槍，以致臨空運輸機僅能實施高空投擲，補給品十之八、九都落入共軍的手中，糧彈補給根本無法滿足作戰的需求，醫療用品也是嚴重缺乏，傷患終日呻吟於攝氏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之中，最後還是不幸慘遭共軍殲滅²⁰。倘使華北剿總能夠重視戰區補給路線的安全，在12月11日平綏路遭共軍截斷的關鍵性時刻，能夠立刻採取主動積極的作為，迅速取攻勢以求決戰，或向津沽地區退卻並設法恢復補給線的暢通，就不致依賴「空投」以獲得必須的補給品，整體戰力自然能夠提升，士氣亦不會日漸消沉，也有可能轉敗為勝，獲致全軍殲敵的戰果。

(三)未依戰略構想放棄張垣固守津沽，後勤無法維持作戰持續力

華北剿共總司令傅作義於11月6日向國軍最高統帥部表示：「南撤方

案非不得已時不可實行，堅守華北是全局，退守東南是偏安，歷史的教訓值得深思，如果輕易將半壁河山拱手讓人，會影響國際威信²¹」，同時宣示決心採取「固守津沽案」，但是實際上卻是陽奉陰違，不但未將處於最遠方之張垣部隊撤至津沽地區，反而征集民工積極加強各城鎮之防禦工事及塘沽海港的阻絕設施，還指派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宋肯堂進駐塘沽，負責督導檢查北寧路沿途之護路工事²²。11月29日張垣突遭共軍華北第3兵團圍攻，傅作義又未能聽從參謀長李世傑建議放棄張垣，反而派遣第35軍西進馳援，結果正中共軍的圈套，讓共軍非常輕易的就達成「扣留國軍於華北地區」之初期目標。平綏鐵路平張段於12月9日遭共軍截斷後，國軍陸上補給作業完全停擺，戰力也逐日不斷衰竭。傅司令雖然瞭解補給線被截斷後可能導致的惡果，卻誤信第11兵團司令孫蘭峯所言：「張垣的工事強度並不亞於萬里長城，所儲存的軍糧、民食、彈藥足夠三個月作戰所需²³」，因此準備固守張垣不願放棄，企圖實施「靈活機動、依城決戰」之被動防禦

註²⁰：國防部史編局，《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四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11月30日），頁187。

註²¹：王宗仁，史慶冉著，《傅作義將軍與北平和談》（中國北京：華藝出版社，1991年6月），頁36。

註²²：常朔、侯魯梁著，《20世紀著名戰爭/中國解放戰爭——破曉》（中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1月），頁289。

註²³：李華德，《國共軍政大搏鬥——下局：大江東去》（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3年7月），頁62。

作戰，林彪也因此能夠從容截斷國軍的後勤補給線，使整個華北地區國軍部隊都被拘束於自設的陷阱內，向西「退不得」向東亦「走不能」，數十萬大軍最後都因「未依戰略構想放棄張垣固守津沽」，付出非常慘痛的代價²⁴。

(四)遺棄補給品未能加以妥善處理，後勤紀律不良導致全軍覆滅

國軍華北剿共總司令傅作義為使馳援張垣的第35軍能夠順利東返，特別派遣駐懷來的暫3軍前往接應，不料卻受到中共冀熱察軍區部隊及華北第2兵團的猛烈阻擊，其後方補給線又遭共軍第4縱隊截斷，整體作戰態勢顯然非常不利。12月10日下午暫3軍奉命向南突進，準備脫離戰場向北平地區轉進，此時共軍第4縱隊司令吳克華發現暫3軍的退卻企圖，隨即斷然下達追擊作戰的決心。但是暫3軍的轉進速度非常快，雖然共軍部隊是以輕裝急行軍之方式發起追擊，甚至第11師還來不及整理成追擊縱隊就跑出陣地，一面前進一面整理部隊，卻仍然無法在當天（10日）入夜前趕上暫3軍，天黑以後更無法判斷暫3軍的可能去向。後來共軍第4縱隊的官兵在無意間發現國軍沿路丟棄之空罐頭、香煙盒、汽油桶等物品，遂循跡追上並於深夜時刻將暫3軍殲滅

於橫嶺、白羊城地區，致使暫3軍逃回北平的官兵不足2千人²⁵。倘使國軍能夠嚴格要求後勤紀律，當不致沿路丟棄各類補給品的包裝盒，亦不致洩露作戰部隊的行蹤，或許暫3軍可以平安到達北平，適時增強國軍的戰力。

(五)部隊轉進的期間軍紀蕩然無存，後勤支援作業完全陷於癱瘓

東北錦瀋會戰結束以後，許多國民政府的高層黨、政、軍幹部，都攜帶了家眷及箱籠等物品，直接到塘沽碼頭等船南逃，再加上東北地區遭共軍遣返的大批被俘國軍官兵，亦散布在整個塘沽街頭，造成非常混亂的景象。在杜聿明（曾任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所著《國共內戰秘錄》一書中，曾有一段文字敘述當時的狀況：「12月初，第87軍及交警第3旅由唐山、蘆台被迫向塘沽地區撤退，由於軍心渙散導致軍紀蕩然無存，各部隊到達塘沽後就不顧一切的搶船、搶物資（堆積在新港碼頭的美械裝備及通訊器材），甚至還搶當地老百姓的米糧，不但軍紀無法維持，後勤作業也陷於停頓。第87軍的軍長段澐甚至帶著所屬的三個師長到塘沽防衛司令部，要求下令讓該軍先行上船南撤，不願接受新的戰鬥任務²⁶。」由杜聿明的這一段回憶記錄中，可以瞭解國軍部隊

註²⁴：耿若天，《中國剿匪戡亂戰史研究》（桃園龍潭：陸軍總司令部，民國71年6月30日），頁219。

註²⁵：張高陵，《大決戰——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記實》（中國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頁345。

註²⁶：杜聿明，《國共內戰秘錄》（臺北：巴比倫出版社，1992年3月15日），頁376。

在轉進時確實無法有效維持軍紀，後勤支援作業也完全陷於停頓的狀態。所以儘管當時國軍的裝備遠較共軍精良，卻因為喪失了戰鬥意志，導致華北剿總所掌握的50萬大軍，尚未與敵作最後決戰就為共軍所殲滅。

(六)國軍幹部不重視戰爭面的經營，爭取民心動員民力相當困難

國軍在抗戰勝利後，即將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並將軍委會所屬後方勤務總司令部、軍政局及軍訓部之一部，合併編組成為聯合勤務總司令部，下轄8個補給區、9個兵站總監部及14個供應局，採取地區後勤的供應制度²⁷。由於這種直接供應的作業方式對民力的需求不多，各級指揮官也因此不重視戰爭面的經營，所以註定要嚐受作戰失敗的苦果。例如12月11日，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依據傅總司令的防衛部署要求，召集天津各軍長、參謀長及天津市市長開會，將天津分為東北、西北、南區等三個防守區，準備以天津環城碉堡工事線為主陣地線，向前沿構築營、連的碉堡群據點。同時徵用民工15萬人，拆除民房2千2百多間，運用拆下來的木材構築屋頂型鐵絲網三道及交通壕、電網、鹿砦及木椿等防禦工事，致使民眾財產遭到嚴重的損失²⁸。為了要

清掃射界及強化防禦工事，陳長捷又將主陣地線前緣1,000公尺以內的樹木及民房全部清除，甚至連停棺的義莊也難以避免，還在天津城外10公里的範圍內埋下了4萬顆地雷（其中含有美國最新式的拋射空炸地雷），造成了廣大的真空地帶，許多居民因此不得不露宿街頭，對國軍的作為反感至極²⁹。所以，國軍未能爭取民心妥善經營戰爭面，戰時亦難以適時動員民力支援作戰，正是作戰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共軍獲勝之後勤特點探討

(一)後勤保障任務事權統一集中，後勤準備工作非常充分

毛澤東曾說：「後方保障是軍事行動絕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如果只有作戰行動的計畫和組織，而沒有正確的後勤部署和良好的後方保障，戰略計畫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可能實現的。……能否保障和如何保障前線的需要，直接關係決戰的勝負。」因此，中共中央軍委會在東北野戰軍入關前，特別要求各軍區及軍分區必須提前準備各項支前的工作，並要求在一個月內修通錦瀋線及彰武、義縣、承德等鐵路線，還要求快速整理熱河及冀東境內各主要公路，以利軍隊及後勤運輸³⁰。民國38年1月10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等三人奉

註²⁷：國防部史編局，《國軍後勤史》（臺北：國防部史編局，民國80年6月30日），頁34。

註²⁸：李華德，《國共軍政大搏鬥——下局：大江東去》（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3年7月），頁59。

註²⁹：中共軍事科學院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中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7月），頁451。

註³⁰：於下頁。

命擔任「平津前線總前委」，負責統籌一切軍事、後勤、黨務等工作，隨即要求東北野戰軍後勤部加強平津戰役的後勤保障工作，統一調度東北、華北兩區的力量，在天津周圍徵集442個車皮，準備載運4,373噸的彈藥；另在秦皇島也徵集了700餘萬公斤的糧食、14萬餘公斤食油、100餘萬公斤魚和肉；還緊急動員了33個野戰醫院，接受6~8萬傷員部署搶救及收治的工作^⑩。由此可見，共軍的後勤準備工作非常充分，故能在平津會戰全程中經常保有持續戰力，迫使國軍無法獲得喘息的機會。

(二)節約大軍整補所需作業時間，銳意達成殲敵作戰目標

10月29日，錦瀋會戰尚未結束，毛澤東就電令林彪以第4縱隊及第11縱隊組成先遣兵團立即入關，10月31日又要求林彪儘快做好主力入關的準備工作。錦瀋會戰結束後再連電催促林彪儘早入關，甚至限令到達的時間^⑪。林彪遂在毛澤東急如星火的催促下，在11月23日區分10個縱隊，由錦州、黑山、瀋陽等地秘密向關內進軍。12月10日左右完成集結，兩天後就向

南發動有限目標攻擊，逐次攻陷平、津、沽三地區的外圍小據點，迄12月20日就對此三地區完成戰略包圍，然後才開始進行休整，逐漸恢復應有的戰力^⑫。對於一個為數多達80萬的野戰大軍，能夠在長達50天的錦瀋大會戰以後，可以不經整補再長途跋涉數百公里，投入另一個不可預期的戰區，又不待休整立即發起攻擊，直到將敵人穿插分割，完成戰略包圍後，才在「戰鬥戰備」的狀態下進行整補。這種緊迫式的戰略作為確實非常冒險，也顯然犯了「先戰而後求勝」的兵家大忌，但是如果東北野戰軍在完成整補以後才向南機動，很可能華北戰區的作戰態勢已經完全改觀。因此，共軍能夠不拘泥於準則，看破好機就斷然揮軍南下，節約大軍整補所需作業時間，亦為其作戰致勝之重要因素。

(三)戰略指導正確、戰術行動迅速，有效截斷國軍後勤補給

毛澤東為爭取足夠的時間，使其東北野戰軍能夠順利入關，以達成抑留國軍並全殲於華北戰場之戰略構想。特別下達其戰略指導如下：「解放軍以抑

註⑩：李一戈，《人民軍隊戰爭全景紀實——血火征程》（中國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頁383。

註⑪：中共軍事科學院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中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7月），頁458。

註⑫：國防部史編局，《戡亂戰史第六冊——華北地區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0年2月28日），頁110。

註⑬：俞大維口述，高天倫筆錄，《戡亂時期國軍對匪作戰之研究》（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7月1日），頁167。

留平、津國軍，不致由大沽脫離戰場，以利徹底殲滅之目的，先以華北人民解放軍之主力，向張垣發起攻勢，截斷平綏鐵路之平、張段，使平、張各自為戰，進而侷限北平地區國軍主力無法向天津集中，更促其必須向西轉用，造成兵力分散以利東北人民解放軍入關，再圖各個擊滅之³⁴。」由以上毛澤東的戰略指導可以看出，共軍先向張垣發起攻勢，就是要誘使華北剿總派遣主力兵團西援，再截斷所有的陸上補給線，造成國軍各自為戰且補給不繼之狀況，以利其運用「圍點打援」、或是「阻援打點」之慣用戰法，逐次各個擊滅。結果戰況一如毛澤東所預期，張垣、天津等地遭共軍圍困後，後勤補給立即中斷，戰力與士氣隨之迅速銳減，最後華北50萬大軍終於成為共軍口中之肉。所以，由戰史資料可以證明，毛澤東的戰略指導是正確的，唯有迅速截斷國軍補給線，才能具備全殲華北國軍的良好條件。恰好傳作義亦如共軍預期派兵西援，也促使中共的企圖更容易得逞，加速了國軍在華北地區的敗亡。

(四)強徵民力民物實施就地補給，確實供應部隊後勤需求

中共東北野戰軍區分三路縱隊入關，每個縱隊都長達數百公里，但是後勤整備的時間卻僅有半個月，實在難以完成如此龐大與複雜的後勤工作。吾人從戰史資料中可以看出，共軍仍是採用其成軍初期的老方法，強徵民力、民物實施就地補給，俾能供應各作戰部隊之所需。根據中共東北軍區副政委兼軍區後勤部長李富春向中央軍委報告的資料顯示，入關作戰的東北野戰軍共有部隊80萬、馬匹15萬、汽車3千輛、大車8千輛³⁵。機動運輸時一共動員了500節火車廂、300輛汽車，隨同部隊入關的東北民工擔架運送隊亦有15萬人；另有民工30萬人擔任前線警戒、看押俘虜、搶救傷員等工作；遼瀋戰役中相當著名的遵化縣「萬人擔架隊」，也迅速投入了平津戰役的行列³⁶。在整個平津會戰期間，共軍一共徵用了154萬民伕支援作戰，已達到一兵二民的要求；物力方面亦徵用擔架5萬副、小車2萬輛、大車38萬輛、牲畜100萬頭、船隻1,800艘、糧食3億1千萬斤³⁷。因此，共軍在平津會戰連續作戰將近三個月之久，所有損失的人員與糧彈均能適時獲得補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共軍能夠利

註³⁴：國部史編局，《戡亂戰史第六冊——華北地區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0年2月28日），頁115。

註³⁵：王道平、周宏雁、姜鐵軍合著，《震撼世界的大決戰》（中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4月），頁342。

註³⁶：陳克著，〈平津戰役大勝利的啟示〉《軍事歷史》（中國北京），2004年第4期，頁20。

註³⁷：陳文禮著，〈平津會戰之研究〉《國防雜誌》（臺北大直），第5卷第6期，民國78年12月，頁95。

用當地民力實施「就地補給」，使其戰力始終可以維持相當良好的水準。

(五)有效掌控華北地區之戰爭面，充分動員民力前支作戰

共軍運用民工支援作戰最有成效的就是天津保衛戰，由於國軍從民國36年夏季開始，就在天津構築環繞全市的土牆，全長約40公里、底寬7公尺、頂寬1公尺；在牆上每隔30公尺就有一個碉堡，計380餘座³⁸；牆內築有寬5公尺的交通道路以供運送人員與彈藥、給養；環城還圍繞鐵絲網及電網各一道；沿此工事線外並挖掘寬10公尺、深4公尺之護城河，網、河之間佈有許多縱深配備的小碉堡群，大小碉堡總計1千餘座，防禦工事可以說是非常的堅固³⁹。共軍為達成奪取天津之目標，在最短的時間內徵集大量民伕實施近迫作業，由其攻擊準備地區向市區方向，挖掘寬3公尺、深2公尺的網狀交通壕及戰壕，直達天津市的護城河邊，壕溝兩側插上蘆葦或高粱桿，藉以妨礙國軍的觀測與射界⁴⁰。元月13日寒流突至，導致護城河冰封，人馬均可通行，共軍遂於14日運用近迫作業逼近天津

市並發起攻擊，依其「一點兩面，東西對進，攔腰截斷，陣內開花，先南後北，區分擊滅」之作戰指導⁴¹，向市區猛衝突進，戰況異常慘烈，元月16日國軍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終於失守，共軍運用民力增長戰力，又增添一項輝煌勝利之案例。

(六)截斷北平城內軍民水電供應，迫使華北剿總司令投降

民國37年12月15日北平被圍以後，中共就從城外迅速截斷北平市的水電供應設施，致使城內18萬國軍及200萬市民無水電可用。吾人從一般的常理就可以推論：「如果沒有電力的供應系統，尚可勉強熬渡黑暗的生活，但是缺水卻極可能迫使軍民無法生存」，傅作義因此也感到束手無策。惟此時適逢李宗仁乘戰事逆轉之際，鼓動所謂「中立主義者」騎牆橫議，不但要求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蠱惑美國力促和談，同時派遣何思源飛抵北平，以「蔣總統下野已成定局，希保存實力，苦守待和」之說帖，要求傅作義與中共和談。傅作義因此在12月16日及17日兩度派遣親信出城與共軍談判，希望能夠先行恢復

註³⁸：中共軍事科學院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五卷——全國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1月），頁296。

註³⁹：丁永隆、孫宅巍合著，《南京政府崩潰始末》（臺北：巴比倫出版社，1994年8月20日），頁282。

註⁴⁰：國防部史編局，《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四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11月30日），頁198。

註⁴¹：耿若天，〈戡亂戰史——平津會戰之天津戰鬥〉《陸軍學術月刊》（桃園龍潭），第18卷第206期，民國71年11月1日，頁60。

水電的供應。但是，共軍仍要求傅作義依照林彪及羅榮桓所聯名發出的最後通牒，務必要在四天之內投降，結果在民國38年的1月19日達成協議並恢復水電供應，21日再簽訂「局部和平協議」，23日北平國軍出城接受共軍改編^{④②}。因此，共軍能夠運用截斷民生水電的計謀來迫使傅作義投降，確實是打擊到國軍的要害，否則以北平城內仍然擁有的18萬大軍，如果奮力與共軍作殊死決戰，屆時鹿死雖手亦尚未可知。

從平津會戰獲取之後勤經驗教訓及省思

唐太宗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鑑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研究戰史為獲得作戰經驗、增進戰略、戰術素養之最佳途徑。吾人深入探究平津會戰國、共兩軍的勝負原因，不難發現國軍未能重視後勤支援作業，以致後勤補給無法支持戰略計畫；共軍卻能依其慣用之裹脅伎倆，達成「隨戰隨補」之目的，所以戰力始終能夠保持。由此可見，後勤支援確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對國軍執行臺澎防衛作戰可以發揮特別重要的示範作用，亦能獲得下列重要的啟示：

一、樹立正確後勤觀念，肆應未來戰爭

需求

毛澤東在其「十大軍事原則」中曾說：「後勤與戰略是分不開的，如果在戰略上展不開、打不動，後勤作業也必然受到局限，所以戰略的萎縮必定導致後勤的枯竭^{④③}。」共軍對此觀念特別重視，毛澤東亦在發動平津會戰之前，特別要求東北局、華北局、東北軍區、華北軍區各後勤部門，務必密切相互配合以保障百萬大軍的供給。根據毛澤東的要求，華北軍區成立了統一的支前指揮部，沿平綏路方向建立了4條補給線，開設供應站高達百餘個，還制定了保障東北野戰軍兩個月的供應計畫（包括糧食1.1億斤、食油280萬斤、馬料6,720萬斤、馬草1.1億斤），由冀中、北岳兩區組成平津戰役聯合後勤指揮部，全力支援東北野戰軍作戰。華北局則號召全區黨、政、軍、民緊急動員起來，要求「一切為前線、一切為勝利」，更要求冀東人民「不惜傾家蕩產，保證人民解放軍的吃、住和其他物資的供給」；東北軍區也為因應入關作戰的需要，建立了軍區司令部運輸部和野戰軍後勤運輸部，同時要求兩個後勤分部先行入關布置兵站線，鐵道縱隊加緊搶修北寧鐵路，以保證物資、彈藥、糧食的供應無缺^{④④}。由此可見，中共能夠充分運用民

註④②：春銘，《大決戰——平津戰役》（中國北京：兵器工業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頁81。

註④③：朱良，〈用匪軍在韓戰中的戰爭實踐檢驗毛澤東軍事思想〉《匪情研究》（臺北），第21卷第12期，民國67年12月25日，頁85。

註④④：王道平、周宏雁、姜鐵軍合著，《震撼世界的大決戰》（中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4月），頁220。

力前支第一線部隊作戰，所以在平津會戰中可以獲得非常輝煌的勝利。反觀國軍華北剿總所屬部隊的後勤支援系統，全部都是由聯勤第5補給區所設兵站或倉庫負責支援，補給作業一律採取末站分配的方式，由駐軍或過境部隊自行前往領取，並未實施機動支援⁴⁵。由於此等後勤設施的間隔距離往往長達數十或數百公里，因此在作戰部隊快速移動的狀況下，根本無法適時獲得所需的各類補給品，也導致陸上補給線遭敵截斷後必須完全依賴空投補給，最後都是因為彈盡援絕而慘遭敵軍殲滅。由此可見，「樹立正確後勤觀念」確實是作戰致勝的重要基礎，由於後勤具有鈍重性及繁雜性，非短時間可以完成整備，必須細心規劃、長期經營，才能有成。孫子亦曾說過：「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更能充分闡述臺澎防衛作戰必須建立「後勤為先」之重要觀念。

二、發揮積極主動精神，強化後勤支援能力

兵法有云：「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所謂「致人」乃「主動」之意也，能否掌握「主動」，確實是大軍作戰成敗的關鍵問題。然而，後勤支援能否掌握「主動」亦為作戰致勝之最重要因素，如果後勤補給能夠適時滿足大軍作戰需求就能掌握主

動，不能滿足大軍作戰需求則必定陷於被動，無法獲得最後的勝利。平津會戰初期，國軍最高統帥部對華北地區提出兩個戰略構想，供華北剿總傅作義選擇，可惜傅總司令戀念張垣及綏、包老家，未能採取甲案參加徐蚌會戰，就已經喪失了積極主動的機會。迄平津會戰期間，又由於國軍戰力已逐漸衰退，後方基地亦無力達成運補任務，所以僅能以被動的守勢作戰來對抗共軍的猛烈攻擊，在後勤支援上亦無法滿足作戰部隊的需求，以致嚴重影響作戰部隊的生存持續力與戰鬥持續力。反觀毛澤東卻能看破好機，要求東北野戰軍以「措手不及」之勢火速入關，務必搶得「主動」的先機，終能將國軍分割包圍並各個擊滅。分析其戰勝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後勤支援能夠適時送達所望的地區，獲致主動攻擊之最有利態勢。因此，吾人必須體認「後勤補給亦需掌握主動」的道理，務必使後勤支援計畫能夠配合戰略構想，絕不能完全依賴上級的緊急運補，更不能企盼等待空投補給，如此才能充分發揮主動的精神，避免遭敵各個擊破。以此觀點來探討臺澎防衛作戰，在本島沒有前、後方之分的特殊狀況下，必須在各作戰區建立完整獨立的後勤基地，並且加大守備部隊的各類軍品囤儲量，才能避免戰略翼側的威脅，有效降低補給作業的負荷，使戰略性後勤設施成為擁有持續來源的後勤基地，方能符合臺澎防衛作戰的戰略構想。

註⁴⁵：國防部史編局，《國軍後勤史》（臺北：國防部史編局，民國80年6月30日），頁215。

三、注意補給路線維護，強化後方地區安全

在中共解放軍出版社所發行的《震撼世界的大決戰》一書中，有一段資料充分顯示國軍在平津會戰初期的後勤整備狀況，其內容為：「國民黨軍的後勤準備既不充足也不周延，當陸上交通線被切斷後，各個集團即陷入無後方的作戰，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援，一切補給必須全賴空投，而國民黨空軍的運輸力也遠遠解決不了龐大部隊的需要，人民解放軍就捉住敵軍糧食困難這個弱點實行圍困戰，加重了國民黨軍的災難，也加速了國民黨軍的瓦解^{④6}。」由此印證，國軍被分割包圍於張垣等五個城鎮之際，確實所有的陸上補給線都已遭共軍截斷，僅能依賴空投補給來勉強維持作戰持續力。由於空投運輸除運量不足之外，其限制因素也非常繁多，如天候影響、空投場狀況、受敵軍威脅程度、空投時風向風速、空投人員技術、空投品包裝導致損壞可能性等，如果大軍作戰都依賴空投補給，確實無法滿足作戰的需求。所以，在平津會戰的期間，國軍如欲改變敵我優劣形勢，必須適時調整部署先擊滅敵之一部後，才有機會掌握戰局。但是，華北剿總卻實施「靈活機動、依城決戰」之被動性防禦戰法，結果在陸上補給線完全遭敵截斷的狀況

下，各作戰部隊不但無法靈活機動，反而必須依賴空投補給作困獸之鬥。反觀共軍打的就是「人民戰爭」，其後勤支援可以運用當地民眾形成面式的補給網，所以共軍部隊不論機動至任何作戰地區，都能就地獲得適時、適切之補給，確保其充足之戰鬥持續力。因此，吾人可以獲得一個寶貴的經驗教訓，未來我國實施臺澎防衛作戰，必須特別注重補給線及後方地區的安全，才能適應未來「作戰時程短、決戰時間快」之戰爭模式，充分滿足作戰的需求。

四、建立妥善動員計畫，建立強固的戰爭面

毛澤東在11月20日東北野戰軍入關前，曾電告林彪：「部隊行動必須十分隱蔽，應當曉行夜宿，走熱河經冷口、喜峰口出冀東，不要走山海關，因為熱河群眾條件好，部隊不僅能夠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而且群眾還能幫部隊封鎖消息、保守秘密……^{④7}」，可見得中共特別重視「戰爭面」之運用。在中共的「十大軍事原則」中亦曾提到：「我軍人力、物力的主要來源在前線」，強調不可因後勤而助長部隊的依賴性^{④8}。因此，中共認為必須不斷強化其戰爭面的效能，對淪陷區人民進行普遍、深入的動員和組織工作，俾能為支援前線作戰創造最有利的條件。例如在

註④6：王道平、周宏雁、姜鐵軍合著，《震撼世界的大決戰》（中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4月），頁322。

註④7：王道平、周宏雁、姜鐵軍合著，《震撼世界的大決戰》（中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4月），頁220。

註④8：於下頁。

天津保衛戰中，共軍民工所組成的擔架隊，平均每日可運送傷患5、6百人。大清河冰封期間，中共動員民工組成4萬多人的破冰隊，硬是砸開了130公里的大清河，使安新至楊柳青的水上運輸暢通無阻；除此之外，中共還運用民工修建道路7千餘公里、架橋372座^{④9}。反觀國軍自戡亂時期起，各重要城鎮受戰亂之影響，物資消耗量遠高於生產量，以致就地籌補相當困難，不得不完全依賴後方基地的運補。但是由於各後勤基地或兵站過於分散，補給品來源由「面」逐漸縮到「點」，最後都喪失了後勤支援的能力。戰後經過深入的檢討，發現就是因為「失去了戰爭面」，致使各後勤兵站無法隨部隊機動，只能在固定的據點或基地作輻射式的支援，也因此國軍後勤體制幾乎完全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⑤0}。由此可見，戰爭面的建立對作戰勝敗確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欲經營建立強固的戰爭面，必須著重於動員與組織的工作，充分運用作戰地區內一切人力與物力，才能寓軍備於民需，寓動員於建設，從平時建設中充實軍事後勤，從戰時動員中發揮後勤戰力。

五、活用軍事準則條文，適時實施整補作業

孫子曾說：「兵馬未動，糧草先

行」，可見得「後勤補給」確實是爭取作戰勝利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大軍作戰必須先行完成軍品集積的工作，使其生存持續力與戰鬥持續力充沛一致，藉補、保、運、衛及其他勤務等作業方式，依既定計畫逐級適切支援所屬部隊及個人，俾能充分發揮戰鬥的效能。由此可見，中共東北野戰軍未完成整補工作就發動戰爭，確實是非常冒險的行為，極可能因為後勤不繼而遭致作戰失敗的惡果。但是，孫子兵法〈軍形篇〉卻也告訴我們：「故善戰者，先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雖然善戰之將，必須具備卓越的遠見與睿智，洞察敵人之弱點與致命傷，先期作好一切戰勝的準備，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如果在戰爭發動以後，再來尋求敵人的弱點，可能就已經來不及了。因此，中共東北野戰軍在錦瀋會戰結束後，究竟應該先行整補還是看破好機斷然機動南下，確實嚴格考驗中共各級指揮官的智慧，結果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遵從毛澤東的指令，下達決心立刻向南取攻勢，終於能夠掌握戰機獲得最後的勝利。倘使林彪仍然堅持必須完成整補以後再行機動南下，很可能最後的作戰態勢就如同毛澤東所預測：「導致平津國軍西撤至綏遠地區，將與西

註④9：朱良，〈用匪軍在韓戰中的戰爭實踐檢驗毛澤東軍事思想〉《匪情研究》（臺北），第21卷第12期，民國67年12月25日，頁71。

註④9：陳克，〈平津戰役大勝利的啟示〉《軍事歷史》（中國北京），2004年第4期，頁20。

註⑤0：國防部史編局，《國軍後勤史》（臺北：國防部史編局），民國80年6月30日，頁109。

北三馬及胡宗南成為犄角之勢。」如此將對共軍將產生極不利的影響，或許平津會戰的戰史可能改寫，中華民國也可能不致偏安臺灣。所以吾人不可拘泥於軍事準則之條文，必須肆應狀況而靈活變化，在未來非常複雜的作戰模式中，才能掌握最佳的戰機，獲得最輝煌的勝利。

六、注重戰略物資維護，確保戰時供應無虞

戰爭勝負之決定性因素雖然是「人」，但是人類的生存基本需求受到威脅時，就不可能獲得戰爭的勝利。從古今中外的重要戰史例證中，可以充分的瞭解，「後勤資源整備」必須與「戰略構想」相互配合，才能發揮整體的戰力，否則必將導致作戰的失敗。後勤資源包括油、電、水等戰略物資，尤其「水」更是其中最重要的項目，必須特別注意加以整備，否則戰力一定無法維持。由於未來的作戰裝備一定是愈來愈高科技化，對油、電、水等戰略物資的依賴性也愈來愈大，如果油源不幸遭敵截斷，不論是戰機、軍艦或是戰車，都全部難逃停擺的命運；電力則為現代工業之母，如果停電將使軍需工業全面停工，交通亦隨之癱瘓，戰爭當然難以支持；水源更是直接影響人類的生存，缺水一日就會造成恐慌，戰爭更是無以為繼。所以，古時在孫子兵法中特別強調要以「伐謀、伐交、伐心」為獲得勝利的契機，但是在今日的科技競爭時代，卻只要「斷油、斷電、斷水」就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吾人豈可不慎

乎？從平津會戰的北平保衛戰中，可以看到中共最狠毒的手段就是截斷北平市的水電供應，迫使傅作義不得不豎起白旗投降，導致華北地區完全赤化，長江以北隨之迅速淪入敵手。吾人研究這一段令人不勝唏噓的戰史資料，必須更加提高備戰的警覺意識，此乃因為近代的大都市人口多達百萬以上，油、電、水之供應來源亦普遍設在郊區，戰時這些重要的戰略物資自然極易遭敵截斷，所以必須採取妥善的防制辦法，務必將全島油、電、水的管路全部地下化，才不會成為未來防衛作戰的致命弱點。

結語

國軍在東北地區錦瀋會戰的慘敗，並未給平津會戰帶來應有的警惕，以致仍然重蹈先前的覆轍，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整個大陸河山為之完全變色，可見其影響之深遠。基於中共從未放棄以武力犯臺的企圖，又不斷對我實施文攻與武嚇，可見其三棲進犯臺、澎地區的作戰準備已經完成，一旦時機成熟必將發動臺海的戰爭，屆時國軍勢必再度承擔保國衛土的重責大任。所以，吾人必須記取戰史的經驗教訓，特別瞭解「後勤」對作戰勝負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深切體認「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之兵法明訓，才能確保臺澎地區的安全。

收件：94年11月29日

第1次修正：94年12月6日

第2次修正：94年12月14日

接受：94年12月25日